

新 中 學 文 庫
陸 贄 文
周 養 初 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選註者 周養初
主編者 王雲五
朱經農

學 國
叢 生
書 國

陸

贄

文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。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，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，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，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凡例

一、本書以本館四部叢刊本翰苑集爲主，與別本參校。遇有衍文，卽奪去之；如論緣邊守備事宜狀「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」句下「強者乃」三字是。遇有訛字，卽改定之。如全文「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」句中「謀其大」改爲「明取捨」是。遇有文字互異，從其善者；如奉天改元大赦制「明徵厥初」從資治通鑑作「明徵其義」是。

一、所選各文全錄原文，不加刪節。惟論兩稅之弊，須有釐革，原係均節賦稅六條之一，餘五條均未采入，以首尾仍自完備也。

一、宣公事蹟，俱詳唐書本傳，今爲篇幅所限，未能彙錄。惟明刊留雲堂本附有年譜輯略，清耆英爲之參訂，仍有舛誤，今重爲補正，摘附卷末，藉資參證。

一、原集分類編次，次序每有錯亂，今依年月排列，以符史實。並將篇名注入年譜各年之下，以爲綱領。

一、宣公文徵引頗博，本書注文應詳應略悉隨本文之意爲斷，務令讀者明白了解。惟草率成書，考證多有未當，尙祈海內閱者加以指正爲幸。

序錄

宣公文、唐書藝文志著錄者，爲韋處厚纂之議論表疏集十二卷、翰苑集十卷。而權德輿所爲序，則云有制誥集十卷、奏草及中書奏議各七卷，與韋書小有不同。自南宋以後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，而總題以翰苑之名；今世通行者，卽此本也。

史言宣公爲詔，操筆持紙，成於須臾，無不曲盡事理，中於機會。才識通敏，可以想見。觀其告德宗云：「易曰：『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』」夫感者誠發於心，而形於事。人或未喻，故宣之以言。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，臣雖愚陋，爲詔詞無所忌諱，庶能使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。」故行在制詔始下，聞者雖武人悍卒，無不揮涕感激。則庶幾修辭立誠，言出乎身加乎民者矣。

至其奏議，更見稱於世。宋 祁作贊傳，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，譏陳時病，皆本仁義，炳炳如丹青；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。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，獨取贊文十餘篇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，尤重贊議論，採奏疏三十九篇。其後蘇軾亦乞以贊文校正進讀。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，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，無不深切著明，有足爲萬世龜鑑者，故歷代寶重焉。①

軾上哲宗乞校正贊文，劄子有曰：「陸贄才本王佐，學爲帝師。論深切於事情，言不離乎道德。智如子房，而文則過；辯於賈誼，而術不疎。上以格君心之非；下以通天下之志。但其不幸，仕不遇時。德宗以苛刻爲能，而贊諫之以忠厚；德宗以猜疑爲術，而贊勸之以推誠；德宗好用兵，而贊以消兵爲先；德宗好聚財，而贊以散財爲急。至於用人聽言之法，治邊馭將之方，罪己以收人心，改過以應天道，去小人以除民患，惜名器以待有功，如此之流，未易悉數。可謂進苦

口之藥石，鍼害身之膏肓。夫六經三史，諸子百家，非無可觀，皆足爲治。但聖言幽遠，末學支離，譬如山海之崇深，難以一二而推擇。如贊之論，開卷了然，聚古今之精英，實治亂之龜鑑。——品論宣公最爲明允。

夫王言如絲，義無虛發。臣工論奏，都涉治道。此政事之樞機，而理亂得失之綱領也。故高祖孝文之詔策，賈誼鼂錯之奏議，漢書藝文志皆以列於諸子；④而秦時大臣奏事，則與國策史記連類著錄於春秋。⑤而文史通義以爲「賈生奏議編入新書，成一家之言，與諸子未甚相遠。」自四部既分，集林大暢，文人當誥，則內制外制各自爲編；宰相論思，卿曹言事，又各著於集。蓋以一人文字觀也。其實應隸史部，追源當系尚書，以擬訓誥。⑥然則有物之言，與文人之辭，論其流別，固不同科；且知宣公之可貴，不僅繫乎文字之末矣。至章氏所議後世區分記言記事，而以尚書專屬記言之失當，謂「撰輯章奏之人，宜

知訓誥之記言，必敘其事，以備所言之本末。^⑤「自是不刊之論。今專錄宣公之文，則旨在擷取菁華，標爲論宗，與唐書通鑑互爲詳略，相輔而行，仍本章氏文繁難載，不得不參酌變通之說耳。」

文之體裁，每依時代而變易。當其盛行，則成風會。風會已成，舉世無不步趨；及其既敝，則新者起而代之。故曰：歷代盛衰，文章與時高下；於其體格之變遷，可以觀世焉。考唐自貞觀以後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。經開元天寶，詩格大變，而文格猶襲舊規。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，漸除其後。韓柳繼起，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。^⑥是興元貞元之際，正駢文古文遞嬗之交。宣公奏對，悉用排偶，則仍燕許^⑦之流風者也。若論唐代駢文，亦分兩支：其講對仗者，爲今體。如王勃之滕王閣序，駱賓王之討武曌檄，卽其例也。其不拘對仗，而僅以偶句行之者，爲古體。若劉子玄之史通，與宣公之奏議皆是。後人狃於六代文敝之見，輒擯棄

偶體，以爲不足與於著作之林，讀子玄宣公之書，或可少破其拘墟之見矣。

章氏學誠之言曰：「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。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處，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。身之所處，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，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，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，況生千古以後乎。」此知人論世之說也。又曰：「文字之佳勝，正貴讀者之自得。如飲食甘旨，衣服輕暖，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，而難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，可得旨甘；指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輕暖，則有是道矣。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，以授之甘；搗人之身而置懷，以授之暖，則無是理也。」此得意會心之說也。斯並學古必具之通義，不僅於宣公文當然。學者苟深明此旨，則何至以陳言長語忽視昔賢之遺文也哉！

①易文言：「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」

②易繫辭語。

③節述四庫書目提要翰苑集條語。

- ④儒家有高祖傳四十二篇，注云：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治策也；孝文傳十一篇，注云：文帝所稱及詔策；賈誼五十八篇，法家有鼂錯三十一篇。⑤六藝春秋有奏事十八篇，注云：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文，列於戰國策與史記之間。⑥文集篇語。⑦書教中篇語。⑧四庫書目提要昆陵集條語。⑨玄宗時，宰相張說與蘇頌均工駢體文章，凡朝廷有大述作類出其手，時稱燕許大手筆。以說封燕國公，頌封計國公也。⑩文史通義文德篇語。⑪全上文理篇語。

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

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：○緣兩河寇賊未平殄；○又淮西兇黨，攻逼襄城；○卿識古知今，合有良策，宜具陳利害封進者。

○通鑑注「內侍之官，唐從四品上，掌在內侍奉，出入宮掖宣傳之事。又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。」○時朱滔據盧龍，土武俊據成德，田悅據魏博，李納據平盧，抗命。盧龍成德魏博在河北，平盧在河南。○卽今河南襄城縣，唐屬汝州。是時，淮西叛將李希烈將兵三萬，圍攻哥舒曜於此。

臣質性凡鈍，聞見陋狹。幸因乏使，簪組○升朝。荐承過恩，文學入侍。○每自奮勵，思酬獎遇。感激所至，亦能忘身。但以越職干議，典制所禁。未信而言，聖

人不尙。是以循循默默，尸居榮近，日日以愧，自春徂秋。心雖懷憂，言不敢發，此臣之罪也。亦臣之分也。陛下天縱聖德，神授英謀，明照八表，思周萬務，猶慮闕漏，下詢芻蕘，此堯舜舍己從人，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。

○簪，連冠於髮之首筓組冠系。簪組，仕宦之所用。○翰林所掌爲批答四方表疏，應和文章。○

書大禹謨「稽於衆，舍己從人……惟帝時克。」舜言惟堯能之也。禮記中庸「舜好問而好察邇

言。」

臣每讀前史，見開誠納忠之士，乃有泣血○碎首○牽裾○斷鞅○者，皆以進議見拒，懇誠激忠，遂至發憤踰禮，而不能自止故也。況今勢有危迫，事有機宜，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，無昔人逆鱗○顛沛○之患，儻又上探微眚，慮匪悅聞，傍懼貴臣，將危沮議，首尾憂畏，前後顧瞻，是乃偷合苟容之徒，非有扶危救亂之意。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，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。心蘊

忠憤，固願披誠；職居禁闈，當備顧問。①承問而對，臣之職也。寫誠無隱，臣之忠也。謹具件如後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。豈直微臣，獨荷容納之恩，實億兆之幸，社稷之福也。

①陳琳爲袁紹上漢獻帝書「懷忠獲釁，抱信見疑，晝夜長吟，剖肝泣血。」②漢書杜鄴傳「臣

聞禽息憂國，碎首不恨。」注「禽息，秦大夫，薦百里奚而不見納，繆公出，當車以頭擊闥，腦乃播，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，秦以大治。」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，時連蝗，民飢，辛毗面爭

之，帝起入內，毗隨而引其裾，帝遂奮衣不還。良久，乃出，曰：「卿持我何太急耶？」④後漢書郭憲

傳「建武八年，車駕征隗囂，憲諫曰：『天下初定，車駕未可以動。』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。」

⑤韓非子說難篇「夫龍之爲蟲也，柔可狎而騎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人有嬰之者，必殺人。人主亦有逆鱗，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幾矣。」⑥鮑沛，偃仆也。喻人事挫折。⑦多懼也。

左傳「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？」⑧德宗甫卽位，舉先天（睿宗年號，時玄宗初攝政）故事，命六

品以上清望官，雖非供奉侍衛之官，日令二人更直待制，以備顧問。

臣本書生，不習戎事。竊惟霍去病，漢將之良者也，每言「行軍用師之道，顧方略何如耳，不在學古兵法。」是知兵法者無他，人情而已，見其情而通其變，則得失可辨，成敗可知，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，制勝千里之外者，得此道也。臣才不逮古人，而頗窺其意，是敢承詔不默，輒陳狂愚。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；馭將之方，在乎操得其柄。將非其人者，兵雖衆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將雖材不爲用。兵不足恃，與無兵同；將不爲用，與無將同。將不能使兵，國不能馭將，非止費財玩寇之弊，亦有不戢自焚之災。自昔禍亂之興，何嘗不由於此。

○霍去病漢武帝時代匈奴有功，官驃騎將軍。惟出身行伍，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，去病因對以此言。

○左傳衆仲曰：「夫兵，猛火也，弗戢，將自焚也。」

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，獨四五凶人而已；尙恐其中，或有旁遭誑誤，
○內蓄危疑，蒼黃失圖，勢不得止；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，果爲奸逆，以僭帝
稱王者也。況其餘衆，蓋並脅從，苟知全生，豈願爲惡。若招攜以法，悔禍以誠，使
來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斯道積著，人誰不懷。縱有野心難馴，臣知其從化者必過
半矣。舞干苗格，豈獨虛言。假使四五兇渠，俱稟梟鴟之性，其下同惡，復有
十百相從，是皆卒伍庸流，闖茸下品，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，其材用不
過蹴踔距踴之能。其約從締交，則迭相侮詐，以爲智謀；其御衆使人，則例質
妻孥，以爲術數。斯乃盜竊偷安之伍，非有英雄特異之資。以陛下英神，志期平
壹，君臣之勢不類，逆順之理不侔，形勢之大小不倫，師徒之衆寡不敵；然尙
曠歲持久，師老費財，加算不止於舟車，徵卒殆窮於閩濮，答肉捶骨，呻吟
吟里閭，送父別夫，號呼道路。杼軸已空，輿發已殫，而將帥者，尙曰財不足，兵不